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五

元 程端學 撰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九倫切公羊作圈

麇國陸氏曰子爵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杜氏曰郤缺冀缺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張氏曰即拱州襄陵縣左

氏曰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大夫擅相為會政在大夫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東萊吕氏曰自文公後大夫擅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胡氏曰禮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樂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

之乎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髙氏曰喪畢來朝也存耕趙氏曰喪畢來朝此事天子之禮也曹爲文昭於魯宗國習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爲重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氏曰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杜氏曰鹹魯地

愚案僖十三年會于鹹杜氏以為衛地未詳孰是中

國衰微外侮踵至魯能敗之此其功也然叔孫得臣

以為功是大夫專兵三家僭魯之漸也義又見莊二

十年齊伐戎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不名者闕之也義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末章○孫氏曰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而來奔齊所逼耳未詳是否

杞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别非先君之女也書卒之義未詳

夏楚人圍巢

杜氏曰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張氏曰即無為軍巢縣左氏曰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滕子來朝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義見隱十一年滕

薛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作遂

術不氏義亦與隱元年無駭同趙氏曰外大夫來魯再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義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木訥趙氏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成風之襚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趙氏曰凡戰不言及交為主也孫氏曰河曲晉地杜氏曰在河東蒲坂縣南張氏曰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公羊曰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

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愚案此傳頗詳獨稱秦伯及交戰事與經不合讀

者撣焉可也孫氏曰二國之讐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音運公羊作運）

諸見莊二十九年書及亦同前鄆西鄆魯邑也即成四年城鄆之鄆杜氏謂莒魯所爭者非是辨見或問王氏曰城未有言帥師者季氏自帥其師專兵久矣二邑近費而介於莒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獻可

杜氏曰聖人重民力凡城築之事皆志之況出師而城乎勞民甚矣○邦衡胡氏曰春秋城築二十九獨三言帥師爾此年及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鄆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啟陽是也帥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此爲明年陳侯居喪同盟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

滕侯卒

邾子蘧篨卒 蘧穀梁作蘧蒢公羊穀梁作篨

此爲明年正月邾人居喪伐魯與叔彭生伐喪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年○愚案文公時兩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

大室屋壞大音泰公羊作世

大室杜氏曰大廟之室孔氏曰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譏久不修也穀梁曰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志不敬也○康侯胡氏曰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而先君之廟

壞不恭甚矣呂氏曰君子之於宮廟有斯須不敢忘
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
是心以為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為國至使大室屋
壞其能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徒荅切公羊會下無公字

杜氏曰沓地闕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
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未
詳信否獻可杜氏曰春秋諸侯不朝天子擅相朝會

令如晉而衛侯會之其朝與會皆非典禮也愚謂諸侯非王事自相會且不可況因其經過而旋為會豈禮也哉此與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會于穀而蕭叔朝公意同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狄侵衛

貫道王氏曰衛出會魯而狄侵衛乘閒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晉不能為中國禦寇亂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之多虞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芳味切又芳尾切公羊作斐公羊穀梁還上無公字

杜氏曰棐鄭地義同會公于沓○孫氏曰公本朝晉既朝且盟又貪二國之會皆非天子之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義

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余氏曰君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辠一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帥師伐邾彭生因事專兵也胡氏曰互興甲兵以相伐其惡可知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孝公弟昭公此為九月商人弑君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趙氏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本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張氏曰即南京應天府也高氏曰新城鄭地未詳是否左氏曰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也黃氏曰從楚者宋鄭許也自楚厲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趙

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

貫道王氏曰齊桓之為同盟殷同之義也趙盾不知

其義而效為之亦曰同盟晉襄一没諸夏無主夷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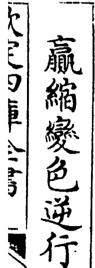
甚惡鄭衛請平亦足見諸夏之依於晉者重也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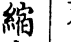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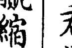
忠於謀晉則奉十餘歲之君以主諸侯夫豈不可令

諸侯無主而求與盾盟以為安以趙盾而尸盟是大

夫得專制諸侯也髙氏曰陳侯居喪出盟臯又可知

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愚案春秋凡書同




盟十有六未有大夫主之者而趙盾主盟始於扈中於衡雍至此率天下諸侯舉同盟焉宜其卒至於弑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與有蜮有蜚之有同孫氏曰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言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劉向曰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高氏曰斗有環域而孛星




自外入于其中此變之大者天之示人顯矣春秋三書孛皆以謹人君之戒○獻可杜氏曰天人相交甚於影響蓋事作於下則象動於上是以人君飭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七政上齊而譴異不作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又可見諸侯本爲會而旋爲同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

稱晉人將畢師少也弗克納納而不勝之辭也左氏

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愚謂廢置諸侯天子之事

若廢嫡立庶雖天子亦不可也趙盾以大夫而廢嫡

立庶辠莫大焉雖弗克納其辠一也高氏曰捷菑為

人之子藉他國之兵歸篡其兄辠不容誅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曰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

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孫氏曰奔大夫不卒此卒者為明年齊人歸其喪起莘老孫氏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愚謂亦以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敖奉魯侯之命以弔天子之喪不至而復不忠莫大焉忘天屬之尊而奔不義

孰甚焉犯二大不韙周有常刑皆僇餘也魯不能討

且許其歸欲絶之而不能也明年齊歸其喪許歸者

魯而歸其喪者齊也魯道衰矣髙氏曰此著典刑之

壞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居喪未踰年當稱子今曰弑其君者蓋稱子者縁

人子之心也然一日嗣位則舉國臣子固皆戴之為

君矣故曰弑其君也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

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宋子哀來奔

子哀字也命大夫也與齊仲孫王人子突之類同黎氏曰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詳是否義見僖二

十八年元咺奔晉○韓中甫曰司馬死司城亡大夫奔見昭公之不可為國而見弑之漸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張氏曰單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愚謂凡執人者史當稱人子叔姬文公女不書及者先執單伯後執子叔姬不可以臣及君夫人故兩書齊人無他義也杜氏曰不稱夫人自魯録之也愚謂魯不討商人

弑逆之辠而區區爲子叔姬之求故兩被執以自取辱又見當時弑逆之賊不少知懼而執其母與諸侯之使則王法不行而天倫絶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曰宋華耦來盟趙氏曰不稱使意與楚屈完齊

高子來盟同愚謂諸侯為盟已干王法況司馬掌一國之兵不能爰整其旅為國長城乃離軍適魯區區求盟失其職矣孔子曰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司馬之所務可知矣此亦昭公見弑之漸也○康侯胡氏曰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所禁者經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未詳是否

夏曹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孫氏曰敖廢命奔莒臯當誅絕齊歸魯受皆非禮也○東萊呂氏

曰奔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臧孫紇內大夫卒於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而公孫敖書卒以齊人歸其喪起也書至以魯人受其喪故也祿去公室三家之子孫盛強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於朝大夫之汰可知以其子之汰請父之喪欲弗許得乎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二十五年○高氏曰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

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皆因陋承誤愚謂創業垂統使可繼者也一有非禮則子孫視爲故事弗能改矣春秋慎始正揩此類而非漢儒所謂五始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見此事之終也魯至此又不能討商人弑逆執母之辠亦既踰年幸其見釋而歸則魯之爲國單伯之爲使從可知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蔡從楚可伐也入之則已甚矣大夫交政專兵自文公以來帥師伐書陽處父帥師入書郤缺侵書趙穿有書大夫自為戰有書與君戰者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弑君執毋又伐毋家不容誅矣亦魯不能討賊而區區請子叔姬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義見隱七年

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並見史有詳略不可以凡例求矣劉氏曰晉為伯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

能正晉則固有辠矣諸侯不亦病乎義又見隱元年

盟于蔑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内女來歸者三郯伯姬杞伯姬

直曰來歸此子叔姬曰齊人來歸蓋譏在齊也商人

弑其子又絶其母辠不容誅矣況執之而又來歸乎

高氏曰未有子而黜其母者也愚謂魯於是可討商

人弑君執母黜母之辠而又不能焉則魯之為國益

可知矣○石氏曰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鄭杞之比夫商人弒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扈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有弒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横而魯之弱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城外大郭也左氏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愚謂商人弒君執母再伐母家入人郛郭辠大惡極不待言矣亦魯不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髙氏曰惡魯及曹非理甚矣夫商人弒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而不能討益無顧忌侵我伐曹以肆其暴豈特齊有辠焉亦見諸侯之縱亂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陽穀見僖三年公羊曰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左氏曰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

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張氏曰文公不能明政刑

舉大義以致命使執辱吾女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

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心衡慮而無

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范氏曰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也高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穀梁曰公四不視朔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又七西切公羊作犀穀梁作師公羊疏云正本作犓

杜氏曰郪丘齊地左氏曰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故盟

于鄭丘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愚謂文公不能討商人之辠而區區求盟不得而復之使亂臣賊子肆行於世而三綱於是大壞雖周道陵夷而然亦文公不能為國以自取之也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觀此可以知春秋所書之旨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公羊曰文公母也愚謂此為毀泉臺及葬聲姜起文

也

毁泉臺

杜氏曰毁壞也泉臺臺名左氏曰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毁泉臺未詳信否公羊曰毁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毁之譏先祖為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曰喪不貳事愚謂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臺作於先君初喪母而即毁之則思親之意蓋藐然矣况在諒闇之中而出

令役民乎○康侯胡氏曰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小國也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

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張氏曰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處

孫氏曰稱人微者也名不登於史策劉氏曰弑君者

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名氏不通者稱人貴賤之序也愚謂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先書宋人殺其大夫與司馬又司城與子哀來奔司馬華孫來盟則是股肱既剪然後宋公見弒於宋人聖人之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葉氏曰四國稱人微者也愚謂四國伐宋得其伐矣

然諸侯不親而使微者行其後又不見討賊之跡則非以討賊舉也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世而晉靈亦親被其禍大義不明故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非也

髙氏曰九月而葬緩也不稱僖姜而别為之謚非禮也○貫道王氏曰用見文公怠棄國政雖親喪亦不盡心

齊侯伐我西鄙

貫道王氏曰商人不毋其毋憑陵外家恃强陵弱必欲服魯而後已此所以繼有穀之盟也愚謂亦魯不能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穀見莊七年齊魯皆諸侯也文公不能討賊以自取辱至此而遂與弒逆之賊刑牲歃血以為盟其何以臨民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齊侯

與遂盟于郪丘是年伐我則盟之無信已可知矣至是又與公盟于穀齊之叛盟固不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為國以禮而汲汲以請盟深可恥也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愚謂此會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既不能討齊弑

君之賊此諸侯復會于扈又不能討宋弑君之賊此三綱大壞而諸侯不可以為國也春秋非特責其不朝天子而自盟會之辠而尤在乎不討賊之事是晉靈不有桓文之功而徒有桓文之辠矣卒之不免也宜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公至自穀

文公不能自強其國而甘心事賊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穀則不會於

巵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見齊侯以篡弑而諸侯反畏之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邦衡胡氏曰齊連年伐我而數遣使以聘之魯之君臣豈不謂重幣甘言可以已敵國之難乎嗚呼不知立國區區以國與人雖竭力以事之彼豈以我為德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之下也穀梁曰臺下非正也莘老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有甚焉○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其下屋存焉未詳是否

秦伯罃卒

秦伯張氏曰康公也何氏曰穆公也案史記張氏近是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

平王時秦襄始有功於周室列於諸侯賜爵為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遂伯西戎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愚謂外域之喪赴於中國而中國往弔焉則夷夏混殽大經紊矣蓋其始也歸成風之禭而不卻使術來聘而受之其赴中國固宜春秋内中國外夷狄而常慎其始先書禭聘於前而終之以此垂戒遠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稱人見十六年高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以弑君

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弑君自立至於五年宜加討賊

之辭而稱齊人弑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

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自以私怨殺之故曰齊人

弑其君也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

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

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

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愚聞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弒君而偷生者幸而免者也若商人者蓋不免者也商人弒君黜母惡極辠大幸免天下之誅而不免齊人之弒此天理也故春秋歷書商人之惡而終之以此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或曰弒逆之賊而春秋書曰弒其君

齊之臣子猶可戴商人為君乎曰簒位天子諸侯與天下之人一日不可待之為齊侯齊之臣子一日不可戴之為齊君茍齊之臣子北面拜之為君而以私怨殺之是弑君也春秋安得不正齊人弑君之辠哉豫讓有言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況以私怨乎齊人弑君之辠不可逃矣此與里克弑君而書晉殺其大夫里克之意同雖君大夫異勢而其不以討賊殺之則一也嗚呼春秋正名此之謂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義見葬桓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康侯胡氏曰禍亂邪謀發於並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辠著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葉氏曰聘則何以二

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漸進四年公孫玆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强矣文公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强矣終春秋之世而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公孫玆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者然視三家為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

杞伐邾皆遂為之魯之政蓋在遂焉文公立而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亦如齊公遂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蓋皆與聞乎弑者歟

冬十月子卒

不名闕文也左氏曰名惡公羊曰名赤未詳孰是弑而書卒義同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左氏曰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康侯胡氏曰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

書子卒夫人歸則知辠之在公子遂矣愚謂嗣君之禍由於大夫之專而大夫之專由於文公之暗遂雖得政於僖公之末實張皇於文公之世故春秋歷叙文公之惡遂與得臣行父之辠而終之以此若文公者幸免其身而卒及其嗣大夫之專不至於弑君不已其爲鑒戒顯矣○張氏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啟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事伯急於盟齊簡於視朔者

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謀弑國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弑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姜氏杜氏曰惡視之母出姜也趙氏曰文公夫人左氏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愚謂文公死骨肉未寒而子殺妻歸不得終喪君闇臣

專禍至於此春秋書之後世可以鑒矣而亦以著被弑之實也○張氏曰嫡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高氏曰見魯國臣子之辠皆不可勝誅也義又

見隱七年齊來聘○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木訥趙氏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猶未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

情不君也即位之初伯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庸昏不出寢門何以為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内懐國人公室寖弱而權歸於臣也一身未瞑二子為戮妃妾不能保終春秋之世權不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逭其責也

莒弑其君庶其

不書弑君之賊未詳或曰闕文也義見隱四年衛州

吁事

春秋本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六

七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春秋本義卷十六

元 程端學 撰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子赤庶兄襄仲殺嫡而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戴氏曰魯之桓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義同桓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莘老孫氏曰宣公弒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喪也乃遽使大夫逆女於齊書逆所以見弒君之人得志而在位則無所不至也高氏曰公子遂葢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愚謂魯人殺齊之甥而姜氏歸矣復以其女即其喪而嫁弒逆之賊又使弒逆之賊來逆而不辭齊侯之惡亦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

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禮寢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辠惡自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石氏

曰文公之喪未期而使公子遂逆女雖不譏喪娶辠惡自見矣公子翬弑隱公者也公子遂殺子赤者也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王氏曰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十月子卒則遂及得臣如齊之意可見矣此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齊之意可見矣前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以其子故

也既而季孫如齊畏夫人之有所訴也宣公即位之初公子遂如齊逆女亦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欲急婚於齊也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辠可辠者喪娶之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高氏曰公既婚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列於會蓋春秋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於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

復討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文子舉動乖錯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康侯胡氏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逐也臣有辠宥之於遠也邦衡胡氏曰流放之刑

惟天子得行之譏用天子之刑也木訥趙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大臣有辠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諸侯耳越晉境而為他國安得荒裔而放之衛豈晉之荒服乎○莘老孫氏曰古者諸侯大夫命於天子大夫有辠則請於天子天子命殺之可放之可春秋之時諸侯未嘗請於天子專命之專殺之專放之書曰放其大夫辠其命之專放之無禮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為大夫而見放焉則

亦非賢者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曰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張氏曰後漢志瑯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後屬沂州沂水縣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康侯胡氏曰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

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已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其猶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即逆女于

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康侯胡氏曰宣公簒立之辠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於齊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

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田即僖三十一年所復侵地也穀梁曰言取授之也左氏曰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曰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愚謂魯授之而書齊取者魯史之本文史諱國惡而但言齊取春秋因之以見義也康侯胡氏曰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

也子赤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者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王章不可復問人類遂以淪胥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此意○貫道王氏曰齊惠於出姜姊妹也姊妹出於逆臣外孫並戕於逆賊反因之以為利無人心矣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

鄭宣公旣弑以濟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擇至於弑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張氏曰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亦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秋邾子來朝

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子猾夏其惡著矣而鄭師助之辠又甚焉義又見

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鄭侵陳而晉人救之善也然盾以大夫而專兵圖伯則天下禮樂征伐在大夫矣又以㡯晉靈見弑之漸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君舉陳氏曰南北之

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芳尾切公羊作斐

上言趙盾帥師而此言晉師者亦先目後凡無他義也杜氏曰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葉氏曰地棐林見會而後伐也高氏曰著諸侯為盾所致也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猶不可況大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棐林之會中國政

在趙盾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晉師救陳之後諸侯會之而後伐鄭爾怒鄭伯而同外楚諸侯猶可以義起惜盾不足以任其責也靈公立十三年僅盟扈一役與諸侯接餘皆以盾盾既専兵欲不逼得乎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氏曰寀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

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未詳信否愚謂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以序晉靈見弒之漸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貫道王氏曰侵崇趙穿得兵權之始也

晉人宋人伐鄭

康侯胡氏曰宋人弒君王法在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愚案鄭附楚以侵中國晉宋伐之有名矣

然趙盾合四國諸侯而不能服鄭之心為晉宋者盍反已而思乎宋以弒逆而伐人晉以大夫而僭伯宜鄭之不心服也伐之不服而又伐之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戶化切

孔氏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何氏曰大棘宋

地杜氏曰在陳留襄邑縣南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愚案大棘宋地鄭伐宋可知也非前年冬晉宋伐鄭而鄭禦之也而稱宋華元及鄭歸生者華元志乎此戰也鄭附夷狄致晉之伐乃不自咎而帥師伐宋固有辠矣華元為逆賊之臣亦不自咎喻以辭命而妄興大衆以取敗績壞國

喪民以及其身皆辠也大凡弑逆之賊戰而偶勝者僥倖耳此其不免者也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挐○朴鄉吕氏曰春秋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而戰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帥師者吳而已大夫之強可知矣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

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大棘之戰並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秦稱師者衆也亦魯史舊文猶楚始稱楚其後漸稱子稱師蓋漸與諸夏混矣左氏曰秦師伐晉以報崇

也未詳信否愚謂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

戎伐凡伯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義同元年伐鄭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朴鄉吕氏曰

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乃從

楚以侵宋晉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幾而鄭

歸生戰于大棘以敗宋晉又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侵

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從晉而今叛

之哉蓋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諸侯之從晉也
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將以討賊也乃受
其賂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不足與
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於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
復使歸生伐宋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
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
至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臯公羊作獋）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
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
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
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黒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邦衡胡氏曰易曰弑父與君其所由來者漸矣盾自文六

年當國盟會侵伐皆盾專之不復有君其來漸矣愚謂春秋歷書趙盾之事而終之以此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貫道王氏曰靈公之立非盾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盾之無君之心久矣盾狡而穿愚河曲之役委曲庇之將用之也且使為公壻則伏姦賊於君側有年矣靈公不君與盾為仇此盾之所以先事而發也使穿侵崇是與之以兵權也事成機熟委君於穿而宿留境上謂非其情可乎穿弑君

而反使之迎成公而立之是庇穿弑而免穿於討也後人見傳徒以事成於穿而盾負弑逆亦惑矣康侯胡氏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之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

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辠盾乃閑人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書此為速葬及魯郊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張氏曰郊牛者本養以事天之牛也髙氏曰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宣公弒君簒位無天道矣豈足以對越在天乎祭天之牛或傷或死此天示變以警公也

康侯胡氏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

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魯郊與猶三望義並見僖三十一年○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為之卜而不從者四鼷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咎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為也不郊而猶三望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康侯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戸門切又戸困切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張氏曰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地宋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康侯胡氏曰楚伐陸渾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故書于策以謹中外之辨禁猾亂之階愚謂陸渾在伊雒天子不能治諸侯

不能驅而楚人得以伐之中國不振甚矣義又見僖

三年徐取舒

夏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狄之别種木訥趙氏曰隈姓潞甲及留

吁皆赤狄也孔氏曰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

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義見隱七年戎伐凡

伯○木訥趙氏曰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今其侵齊始見於經

宋師圍曹

邦衡胡氏曰宋文弑立已為亂而欲治人之亂春秋所甚惡也愚謂逆賊逞志以圍人之國見王政之壞極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鄭穆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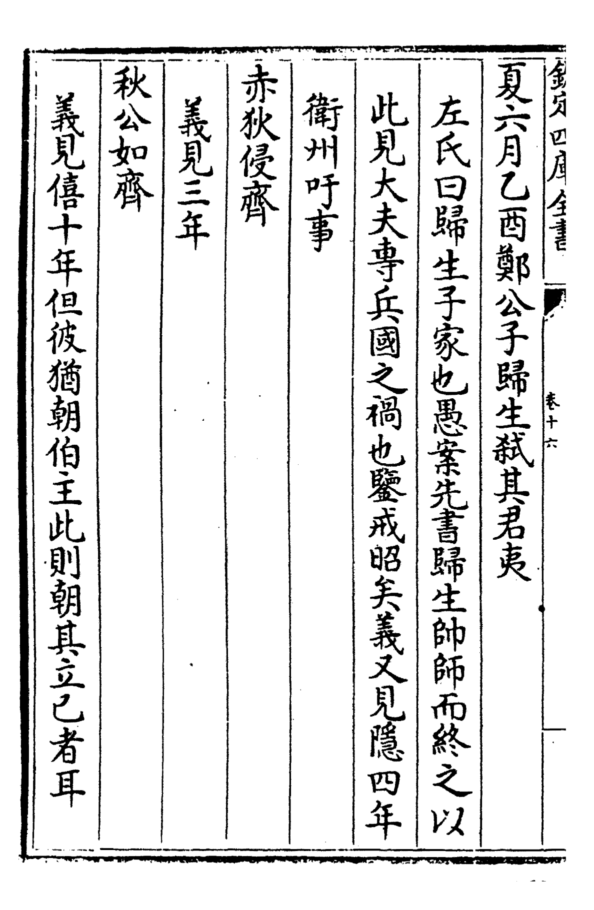
朩訥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愚謂月日雖闕然冬卒而冬葬蓋在三月之内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音談向舒亮切

張氏曰郯已姓國子爵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

在淮陽軍下邳縣北杜氏曰莒鄫二國相怨故公與
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左氏曰
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劉氏曰平莒
及鄫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强也取向利
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張氏曰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

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
令挾齊為重而彼尚不肯伐莒而齊不與復取向以
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
也
秦伯稻卒
張氏曰秦伯共公也存耕趙氏曰自秦康公罃卒書
於經而秦同於中國矣於是書共公稻卒義見文十
八年秦伯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曰歸生子家也愚案先書歸生帥師而終之以此見大夫專兵國之禍也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赤狄侵齊

義見三年

秋公如齊

義見僖十年但彼猶朝伯主此則朝其立己者耳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鄭未服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張氏曰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義見四年此則去秋與今春兩如齊甚矣

夏公至自齊

踰時而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張氏曰左氏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羊穀梁

子叔姬趙氏曰時君之女也左氏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高氏曰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為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高固為齊正卿而始與魯為婚又越

境逆女非禮可知義又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日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謹三孫之世卿也

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時叔姬始嫁未合歸寧假令合歸寧亦不當與高固同來書之以明高固之辠也○康侯胡氏曰禮女子有行遠父母

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高氏曰趙盾弑君孫免為衛卿反與之比以兵加人之國因見當時習於悖亂不知君臣大義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貫道王氏曰向也楚嘗侵陳晉一救之陳遂從於侵鄭救陳非忘晉也鄭以晉故三年三被楚師晉無一矢之救此陳所以畏而平楚也晉不自反偕衛以侵陳討貳晉可知矣木訥趙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公羊作蟓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傳謂螽為榖災虐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含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榖不登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税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外大夫來盟者五而稱使者二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及此孫良夫是也直書來盟者三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是也凡書使前定也其君使之來盟也不書使未前定也大夫至其國隨宜以盟者也大略如此又當隨事見義不可執一而論

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氏曰萊國東萊黄縣張氏曰登州黄縣有萊山貫道王氏曰萊東方之國近於齊齊欲兼之而魯宣以兵助其虐康侯胡氏曰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

秋公至自伐萊

踰時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大旱

義見僖二十一年○張氏曰比年螽旱觀其所感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張氏曰黒壤晉地一名黄父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成立五年始有黒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庶幾桓文之事愚謂此會終不能以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冬會春至則正月告朔之禮廢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冬會黑壤而此年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期會為急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孔氏曰黄齊境公羊曰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聘禮曰賔入竟而死遂也若賔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孫氏曰至黄乃復廢君命也○東萊吕氏曰昭公如晉亦有疾乃復矣今不云有疾人臣不當以疾廢君命昭公可以疾止仲遂不可以疾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葉氏曰有事者四時之常祭也仲遂公子遂也稱仲遂見僖十六年季友卒垂見隱八年穀梁曰猶者可

以已之辭康侯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杜氏曰籥管也吕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武之别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葢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之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此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為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

可而猶為之也○劉氏曰譏世卿言自是世仲氏也愚謂春秋有大義兼小義者此章本為猶繹書而因以見世卿之義而遂則東門氏之始也遂之後公孫歸父仲孫嬰齊亦執魯政故志之又案仲遂弑君之賊人所當討奉使未畢中道擅返宣公明正其罪不為之服可也既私其立己之恩一切容之俾為上卿矣則當以上卿之禮處之聞喪而廢繹可也今偃然行吉禮以賓尸用樂而僅去其管則宣公既失大義

又失常禮正張氏所謂由其心之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繆戾如此春秋書之將使後世識君臣之義禮樂之情豈徒攻宣公仲遂之惡哉又案周禮樂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然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孔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明此時舞者不得吹籥也吕氏吹籥之説豈即所執之籥歟抑别有所謂吹籥者而去之歟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羊穀梁作熊胡氏曰非也當從左氏

嬴氏杜氏曰宣公母高氏曰此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援成風之例著其僭也義見文四年風氏薨○葉氏曰魯之妾母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定姒也定弋也自仲子始見於隱公之世春秋猶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宫以見譏然仲子猶不為夫人魯之妾母為夫人自成風始貫道王氏曰敬嬴私事襄仲故仲弑二君立其子遂蓋有公子頑之辠也賊以仲卒淫嬖以夫人薨國無政也

晉師白狄伐秦

張氏曰白狄即丹州延州銀夏之地秦同壤之國也

左氏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康侯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靖寇難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旣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白狄以伐之晉之罪不已甚乎愚謂摟諸侯以伐諸侯皐也況會白狄以伐秦以報私忿乎

楚人滅舒蓼音了 穀梁作鄝

張氏曰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木訥趙氏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而異國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也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其南門矣左氏曰楚為羣舒畔故伐舒蓼滅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自徐人取舒至是楚人滅舒蓼成十七年又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其屬自相

攻滅而春秋書之者是時楚人勢横將為中國憂楚駸駸有狎主齊盟患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義見桓三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羊穀梁作頃熊趙氏曰頃惡謚也宣公追尊其母不應加惡謚也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孫氏曰譏無備也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

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其稱小君與私謚又見文五年葬成風○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不能為雨備不亦薄乎

城平陽

杜氏曰泰山有平陽縣張氏曰襲慶府鄒縣有南平

陽城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所以譏其始謀之失然晉不能救陳遂復從楚晉之辱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既以嫡母之禮處庶母則在喪服之中矣而以歲之首月遠朝強齊非特見公之無哀亦不知有天王矣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朝正於齊無新歲之戚尚可以告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仲孫蔑如京師

蔑穀之子孟獻子也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

夫聘京師黄氏曰比事而觀則輕重先後倒置可知

齊侯伐萊

義見七年伐萊○許氏曰狄比侵齊而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弱微弱如此於此可以觀惠公之政矣

秋取根牟

孫氏曰内滅國曰取諱之也劉氏曰根牟者附庸之國杜氏曰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張氏曰屬

密州安丘縣義見莊十年齊滅譚○竊疑此蒙上齊侯伐萊之文則根牟為萊邑而齊取之也但無所考耳

八月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卒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卒者魯不會其葬而書卒為下圍滕起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亳見文七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鄭自晉靈以來服屬於楚至晉成繼立始叛楚而歸晉自宣三年至於是鄭無歲不有楚師然不敢叛晉者惟晉成是賴故黒壤及此亳之會鄭皆在焉黄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於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黒壤又會于亳中國頼之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邦衡胡氏曰文宣以來諸侯權移於大夫雖晉成錕
意文襄之業再會諸侯卒不能收下移之權令荀林
父帥師以見諸侯皆再會而大夫專伐爾高氏曰陳
不會即楚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伐之晉之不
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臀徒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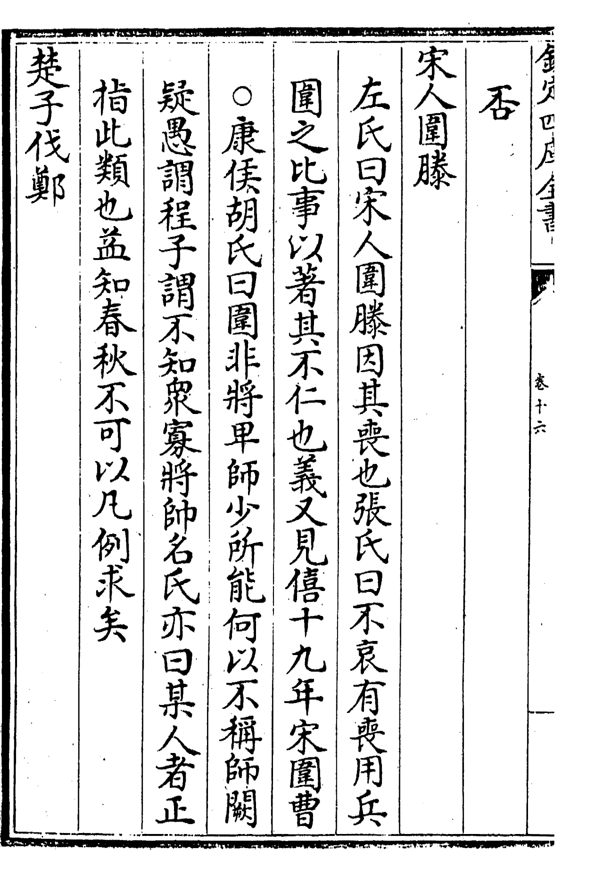
杜氏曰卒於境外故書地高氏曰不言卒于會者諸
侯散而晉侯以疾留于扈也諸侯非王事不出境成

公會于鄬而卒非正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莘老孫氏曰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略也卒于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鄵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師于會而以地言者在其封内也人君之卒必於正寢而諸侯非王命奔走於外以死國事無所寄託而宗社危殆者必謹志之晉鄭宋之君皆卒于封内而春秋猶臯之者臯其不卒于正寢也卒于封内書地卒于會書會卒于師書師以地為重則

于會于師又可知也愚案公穀孫氏皆以扈為晉地未詳是否竊謂書地書會書師皆因魯史之舊要之皆非王事而不卒于正寢耳恐未可以地與會與師分優劣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高氏曰此所謂無其事闕其文者也皆未詳是



否

宋人圍滕

左氏曰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張氏曰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比事以著其不仁也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康侯胡氏曰圍非將卑師少所能何以不稱師闕疑愚謂程子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者正指此類也益知春秋不可以凡例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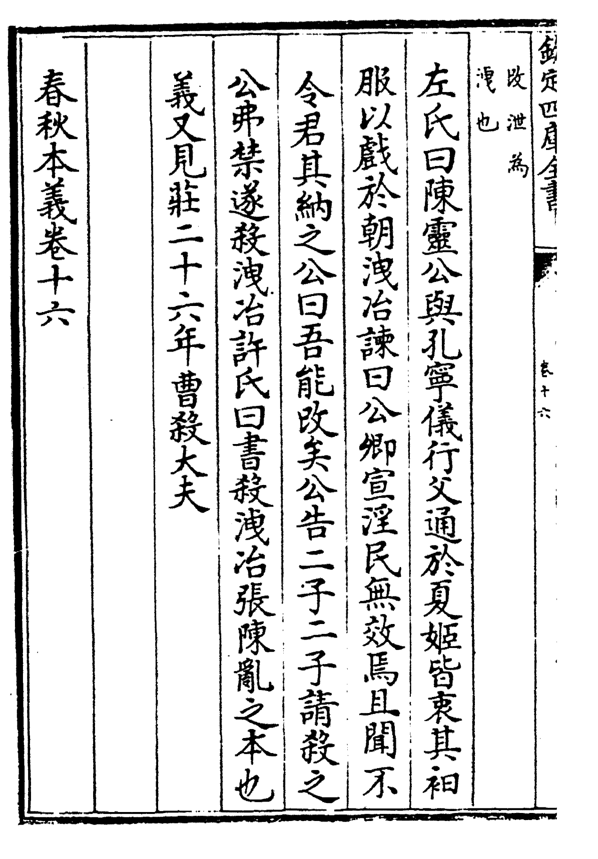
楚子伐鄭

高氏曰楚子聞晉侯卒于扈來討鄭伯之貳義見莊十年荆敗秦師○黄氏曰楚莊之立加兵於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聞晉伐鄭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邪

晉郤缺帥師救鄭

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治泄息列切張氏曰左氏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



敗泄為洩也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亂之本也

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春秋本義卷十六